

●蒋子龙专栏●



蒋子龙

作家欠文债,习以为常。对当事人来说,的确有种债极沉重的感觉,总让人背负一生。我就欠了一笔这样的债。

1985年秋,接到了冯牧先生的信:“许久不见,时在念中。前些天我去内蒙,在火车上一夜读了你的《燕赵悲歌》,害得我一晚未睡好。这篇东西,我以为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佳作,它的影响,可能再过一段时间才会看得明显。希望你再接再厉,多写几篇这类令人荡气回肠之作。有一事相请:作家出版社开张了,明年要出一本大型刊物《中国作家》,初定了我来管事。我不想一亮相就打不响头炮。因此,恳切地希望你为这个刊物写一篇(无论长短,无论题材)作品,作为对作协的支持,也作为对我的支持,使我不至于在去到后就陷于困境。现在已经够‘困’了……十月的中美作家协会,还要烦你来参加助威,谅无推辞。”

冯牧先生当时是中国作协的领导,我只是地方一名普通作家,这封没有官腔、没有套话、诚恳、平等的约稿信,给

# 文债

□蒋子龙

专为此放下长篇,写了两部中篇小说,自觉都不是很理想,不敢寄给冯先生,只得又拾起长篇……就这么一拖再拖,转眼两三年过去了,大约是1988年夏,接到冯牧先生第二封催稿信:

“我不久前开了刀,还在休养。你的情况你可以想见。写信给你是想寻求你的支持,免使《中国作家》面临绝境。因此,你曾答应支援的大作,希能抓紧时间搞出来,以便赶上第五期(这一期是关键,影响到明年我们的命运问题)发表。最佳时间,也可能是最紧张的时限,是六月底或再拖两三天,否则,工厂就会出麻烦。这是关系到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刊物能否生存下去、不被挤垮的大事,千万请你帮一下这个忙。”

我当即回信,讲明自己的全部兴趣和精力都用在长篇上了,还有半个月的时间怕长篇收不了尾,实在不行,我可以把长篇的前半部先寄去……因为没有最后完稿,我对这部书能否配得上前辈的厚望和《中国作家》心里没有底。没有接到冯先生的回音。后来因为一些原因,我的创作不得不收笔。本来在写作上就没有大志向,于是,天天到海河游泳。这样折腾了两三年,我才真正全身心投入了创作。

很遗憾,当时,冯牧先生已遽归道山。我欠先生的账却不敢忘,长篇小说《人气》完稿后,寄给了他创办的《中国

作家》。几年后,我自己最看重的一部书《农民帝国》,也照样给了《中国作家》。倘若冯老有自己的墓地,而不是位列八宝山,我当到他的墓前焚烧这两部书稿以祭。令我意想不到的,是《农民帝国》获得了鄂尔多斯文学奖,并授予我“鄂尔多斯荣誉牧民”的称号,随赠一匹鄂尔多斯草原上的马。

中国文学刊物多,奖项也多,我写作大半生,自然也获得过一些奖励,其中,令我感觉最沉重而具冲击力的,就是鄂尔多斯文学奖的奖杯——它是用青铜制作的,一尊“苏鲁锭”。此物原是安放在成吉思汗金帐顶部和大旗的顶端,代表战神和至高无上。鄂尔多斯是成吉思汗的永生之地,取“苏鲁锭”代表鄂尔多斯,立意不俗。

我还十分珍视鄂尔多斯草原上“荣誉牧民”这个称号。我来自农村,当过农民,眷恋土地,喜欢庄稼、草原和“六畜兴旺”,曾写过一篇文章《去趟草原一年不生气》。许多人都认为,草原能治疗忧愁、抑郁与愤怒。那一届的颁奖大会就在鄂尔多斯乌审旗举行,这里原是大夏国的国都所在地,时称“统万”。十六国时期,匈奴左贤王刘卫辰与桓文皇后苻氏之子赫连勃勃,姿容俊美,多谋善战,东征西讨,创建大夏国。

那一次的颁奖会,也是至今我见过的最盛大的文学颁奖典礼。在草原上

搭起一座主席台,主席台两侧是观礼台,因为颁奖穿插在大型文艺表演之中,吸引了从四面八方聚集来的牧民,台上台下,人山人海。从鄂尔多斯草原各部赶来的马术队、摔跤手、乌兰牧骑演出队,以及穿着漂亮的各种样式和花色的蒙古族服装的模特队,在草场上举行了隆重入场式。草原上一片欢腾,几十匹骏马依次飞驰电掣一圈圈掠过主席台,骑手们在马背上闪转腾挪,上下翻飞……演出中有两个年轻小伙子演唱“二人台”,模拟一对老夫老妻斗嘴,嗓音高亢婉转,响遏行云,又惟妙惟肖,入耳入心,令人陶醉。

不禁想到冯牧先生懂戏,尤爱京剧,自己也能唱,假如这场颁奖大会会有他在,会更圆满……

正走神儿,似乎听到主持人喊我的名字,但听而不闻,并未意识到“蒋子龙”跟我有什么关系。待现场沉寂下来,经旁边的人提醒,我才回过神来,赶紧起身离座,疾步驱前领奖。

热闹归热闹,兴奋归兴奋,谁能想到,整场颁奖大会,我自始至终都在怀念冯牧先生。这一切,都因他创办了《中国作家》,才有了跟鄂尔多斯的合作及这场特殊的颁奖会。我想,《中国作家》的编辑们和我一样,心里是把这场盛大的颁奖会以及“苏鲁锭”杯和草原宝马,献给冯先生,作为对他的衷心纪念。

# 纳凉蒲团上

□路来森

蒲团,已然很少见到了,除非是偏远的乡村。从前,蒲团却是寺庙、乡村人家的习常坐具,随处可见。

用蒲草、麦秸等编织而成的圆形垫子,大小不一,直径不大,厚度不均,属“软垫”,但却软硬适度,坐上极为舒适。此外,蒲团还可以隔潮、通气,尤其在盛夏,多阴湿天气,坐在蒲团之上,能很好地预防湿气上身。由于通气,又不会久坐生疮。

大部分蒲团,都是以自身材质裸露着存在的,但有的蒲团,也会在材质的基础上,裹上一层麻布;讲究的人家,甚至裹以丝绸之类,使之登上大雅之堂。

寺庙里,蒲团供僧人坐禅、跪拜时使用。在民间,蒲团就是一种家常坐具,这种功效,历久弥新,永不落伍。

宋代诗人冯时行有一首《蒲团》诗:“瘦骨何支离,老鹤惊晴霜。杖屨联溪浦,一榻风月堂。四序自鳞次,跼蹐履炎凉。达官重锦茵,妙姬罗衣裳。寒士倚清秋,忧居涕浪浪。此君勿相留,我欲坐相忘。”

诗人借蒲团,诉说生活的清苦,未免丧失了蒲团自然的风雅,品味起来,似乎有些煞风景。好在,最后一句“我欲坐相忘”还算放达,遗憾的,却只是一种无奈下的放达。因此,在思想格局上,就显得局促,露出一份落魄、失望的气息。

相较之下,生活于金末元初的元好问,就大不相同了。他作过一首《鹤鸣台》,词中写道:“抛却浮名恰到闲,却因懒懒得颛顼。从教道士夸悬解,未信禅和会热温。山院静,草堂宽,一壶浊酒两蒲团。题诗寄与王夫子,乘兴时来看药园。”

抛却浮名,人却懒散,居然懒散至“颛顼”,但此等散漫无拘的生活、性格,却也可爱。不曾想到的是,本该清静自修的人们,却在夸夸其谈,本该“悬解”。解除束缚,使人了悟,本是好事,竟至“热温”——也就是空泛、无稽之谈的意思。这样看来,就使人厌烦了。于是,作者就想“山院静,草堂宽,一壶浊酒两蒲团”了。这便是境界,闹中取静,坐在软适的蒲团上,“两人对酌山花开”,通透、豁达、朗澈,适其所适的同时,也真算是蒲团的解人了。

同样是一个蒲团,却传达出两种不同的生命境界。夏日炎炎,蒲团纳凉,更是别有一番风趣。

蒲团纳凉,年轻人少,老年人多,尤其是农家老妇们,盘腿一坐就是大半天。坐于大门口,做针线活儿;坐于胡同口,闲话家常,是一种现象,更是一道风景。

夏日中午,也许是女人们睡醒了,总会见到她们一帮一伙的,各自携一蒲团,团坐于树荫下,纳凉。唧唧私语,甚至于朗朗大笑,满头白发,则仿佛白莲盛开,坐于蒲团上的每一位老妇人,好似都成为了自由自在的“女菩萨”。

清代黄图珌的《看山阁闲笔》一书,谈到读书之所“宜”,其中之一提到“宜云窝”：“蒲团一个,安顿于烟霞之最深处,出金经静诵数过,不觉白云一片,迷我去路也。”

读书,坐蒲团,间歇默然举首,眼前白云一片……人在白云间,那读书人简直就是逸人,就是神人——读书人,就是一位坐于蒲团上的“云中仙”。浪漫如此,真是游弋在诗情画意之中了。

# 敢于“示弱”

□李云贵

在日常生活中,骄傲者会到处碰壁,谦逊者则会遍地坦途。一个真正能做到“示弱”的人,必定是以事业为重而且敢于负责的角色,是一个豁达坦荡、宽宏大量的主人公,也是一个人情充溢、满腔智慧的佼佼者。古今一理,鲜活的例子,就摆在史册与现实当中,正如陆游的诗句:“古训必三复,危途仍十思。”

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,金戈铁马,用兵如神,居然也有“示弱”的一面。有一天,戚继光喝了酒,情绪激动,偏偏很多人议论他“悞内”。一气之下,他借着酒力集结军队,杀气腾腾地回到家里,意图“重振夫纲”,证明自己不怕老婆。可刚刚看到妻子王氏,他就怒气全消,心中还升起三分柔情,将腰中宝剑交到妻子手中,反倒恭恭敬敬地说:“请夫人阅兵。”

此时,戚继光虽然输在了气势上,却赢在了情场上。由衷的谦让与柔情,随即换得夫人王氏的挚爱。王氏不仅在战场上舍生忘死地帮助戚继光,在生活中,也是无微不至。她知道戚继光爱吃鱼,就将那些美味的鱼肉一股脑地留给丈夫;自己只啃鱼头。亲人之间,有时让自己弱一点,退一步,对方自然也是心知肚明。显然,这种“示弱”是出于一种由衷的爱,值得称道。

据《史记·廉颇蔺相如列传》记载,战国时期,蔺相如大挫强秦威风,保全

了和氏璧。赵王“以相如功大,拜为上卿,位在廉颇之右”。居功自傲的老将军廉颇,当然不服了,他期望羞辱蔺相如的想法,早已郁积心头。出人意料的是,城府极深的蔺相如反倒不计较,他竟回避矛盾,主动示弱了。

《史记》写道:“不肯与会。相如每朝时,常称病,不欲与廉颇争列。已而相如出,望见廉颇,相如引车避匿。”

手下人愤愤不平,都以蔺相如软弱,让高傲的廉颇欺负苦了。蔺相如却很轻松,耐心地解释道:“夫以秦王之威,而相如廷叱之,辱其群臣。相如虽驽,独畏廉将军哉?顾吾念之,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,徒以吾两人在也。今两虎共斗,其势

# 秋到查干湖

□阿成

了,浩瀚的湖面暂且不说,单说万亩的花海,就让人大饱眼福。花海中有紫色的蓝尾花、紫藤花和鹅黄色的波斯菊,还有格桑花。万亩湿地之中的白头鹤、东方白鹳、白枕鹤,让人赞叹不已的“野鸭渡”“天鹅渡”(这是我冒昧给起的名字),以及栉比鳞次的漂亮民居,俨然一个偌大的人间天堂。乘坐快艇在查干湖上飞驰,于惊心动魄之中,尤其有如此升腾的英雄之感。我完全没有想到快艇在湖面上飞驰的时候,恍惚之间感觉是在穿越沟沟壑壑的山地,那种无比颠簸的感觉仿佛是在战马中,在战车中驰骋。不过,当你乘坐游轮上,那种悠闲的荡漾于湖面上的感受又完全不同了,它给人一种抒情诗般的舒缓,小提琴般的悠扬,心境是那样的好。尤其在如此清爽湛蓝、荡若丝绸般的水面上滑行,一种极为奇妙的感觉,瞬间从头到脚袭上全身,让心中的浊气一扫而空。

正当此时,我们去吃鱼宴,其中有一条30多斤重的大鲢鱼。我端着肥硕的大鱼非常吃力,心想,他们从哪样搞出这么大、这么好结实的鱼呢?餐桌上最让我们震惊的是鲢鱼,它像一柄锋

利的匕首,即便是躺在盘子里已经被烹饪过了,却仍然能保持那种凶悍的气势。据说,鲢鱼非常凶猛,不仅可以撞断拦鱼的竹竿,还可以冲破结实的渔网扬长而去,所以这种难以捕捉的鱼非常名贵。当然最贵的还是大白鱼。我原以为大白鱼是兴凯湖的特产,其实不然,查干湖也盛产大白鱼。相比鲢鱼,大白鱼就显得温柔文静多了,鱼肉白而细腻,清蒸为之上品,吃在嘴里有一种特别的柔弱之感,让人不忍心粗鲁食之。当然,查干湖的湖虾也颇鲜美,脆脆的,尽管荷花色的虾身上有芒刺存焉,却脆而不刺唇舌。刺喉哉?不刺也。这该是烹调上的一种绝技吧。由此我联想到,查干湖这里每一个人一定都是做鱼的高手。

秋天里的查干湖不仅美丽多姿,而且风情万种。不像冬天,单纯的白色,单纯的雪,单纯的冰,单纯的鱼。秋天的查干湖有许许多多的层面,俨然一本巨大的画册,每翻开一页,闯入你眼帘的都是一幅绝美的画面,让人陶然沉醉,击节而赞。

向晚时分,我们一行人去湖边欣赏月下查干湖。嗷呼,美乎壮哉!

# 逐梦人生

□温彦英

父亲是一名从教40年的特级教师。慈祥略带坚毅的面容,携书执教的形象,学生环绕身旁亲密交谈的场景……每逢教师节,我都辗转反侧,难以入寐,我在思念敬爱的父亲,他的一生就如一部电影萦绕在脑海之中。

父亲生于1902年,祖籍永年县小北汪村。他自幼聪慧好学,6岁就在村中的私塾馆读书,后来考入永年广府城师范讲习所。学习期间,他结识了一位从上海来的金老师,金老师常与父亲促膝长谈,谈国家积贫积弱被列强欺凌,谈劳苦大众受封建统治者压迫剥削。金老师向父亲灌输革命理想:只有用知识启迪少年儿童的思想智慧,厚植爱国精神,为国家培养革命的青春力量,才能改变任人宰割的不堪状况,建设强大的国家;星星之火可以燎原,受压迫的群众觉悟了,团结起来了,就能形成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,这股洪流是改变国家命运的有生力量。

父亲教书的第一站,是永年县河东七方村。父亲任教后,发现村里有几个学生,经深入了解才知道,在他之前来过几位老师,因为难以忍受艰苦的环境全都离开了。父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家访,得知其他孩子不上学的主要原因,是家里穷买不起书本与笔墨纸砚。于是,父亲把自己的米卖掉,换成钱买齐书本文具,让在校学生给上不起学的孩子家长传话,新来的老师把上学需要的书本文具都准备好了,不用自己掏钱就能上学。孩子们口口相传,村里40多个适龄儿童都来上学了。

孩子们放学后,教室空了下来。父亲又想办法夜校,教成年人读书写字。他让学生给家长传话,晚上到教

室来,老师免费教他们认字读书。这个举动让村民们很受感动,他们晚上到校学习时,带着平日常舍不得吃的白馍、北瓜、白菜等吃食送给父亲,以表谢意。淳朴的民风、真挚的情意,令父亲爱上了这方土地。为了让更多的人受到教育,父亲的足迹遍布周边十几个自然村,他讲授文化知识,传播革命思想,很受村民们爱戴。

日寇侵略给无数家庭带来了灾难。1943年农历五月,日本军队对永年县小北汪村进行大扫荡。八路军得到消息,赶来救村民于水火。父亲从学校返回家时,母亲送我的哥哥温生才——他们年仅16岁的唯一的儿子,参加八路军的抗日队伍。母亲心有不舍,父亲却又正辞严地说:有国才有家,面对日本人的掠夺与侵略,我们必须反抗,只有反抗才能保家卫国。抗

我完全没有想到,查干湖的水在静悄悄的夜里是那样的汹涌,像蒙古族的马队一样,从深不可测的天边奔腾而来,不由得让人胆战心惊。月光又将夜湖之水的奔腾、汹涌、跳跃,凸显得淋漓尽致,还让这所有的一切披上了银色的盔甲。我想,这样的壮观也只有在秋天、秋夜,在有十五的月光下才能够有幸欣赏到。

徜徉在查干湖景区,不单是无处不在的绿的树、花的海,还有几家古色古香的寺庙。例如妙音寺,这是一家藏传佛教的寺庙。查干湖景区之中,还依然保留着蒙古族风情。在蒙古包里我们欣赏到了一个女孩子表演的骑马舞,她把马的刚烈、马的奔腾,表现得那样铿锵有力。可以说,是我看到的所有蒙古族舞蹈都无法与之媲美的。我还听到了原汁原味的蒙古族歌曲,那种嘹亮,那种高亢,那种韵味悠长的民族风,让人陶醉。慷慨的主人请我们吃烤全羊,还给每一个客人戴上了湖蓝色的哈达。那一刻我在想,生活在查干湖是幸福的、开心的。



# 饮冰小史

□肖复兴

老北京,在没有冰棍和冰激凌更没有冰箱的夏天,最早吃冰是有等级的。有皇上的时候,皇上要给各位大臣颁发冰票解暑。《燕京岁时记》中说:“各衙门例有赐冰。届时由工部颁给冰票,自行领取,多寡不同,各有等差。”工部这样正儿八经的衙门颁发冰票,还得按官阶大小领取。

后来,读过一本《北京民间风俗百图》,清同光年间版本,其中有一幅题为“舍冰水图”,上有工整小楷题词:“凡三伏时,官所门首搭一席棚,木桶盛凉水,上置冰块,棚上挂黄布四块,写皇恩浩荡,民间施舍,写普结良缘,以为往来人止渴。”看出来从乾隆到同光时期冰的进展,不仅有衙门的赐冰,也有官府舍冰,再到后来到处卖冰,冰才与民间同乐,走进平民百姓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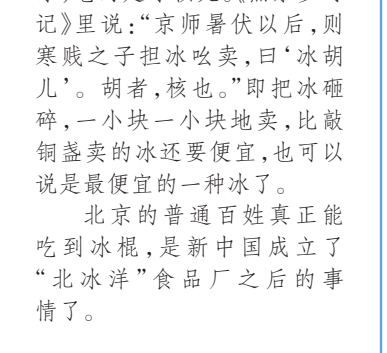
这便要归功于冰窖厂的建成了。旧时京城,一北一南,各有一个冰窖厂,北在什刹海,南就在珠市口。冰不再独为皇家专属,开始对大众开放,专门在冬天结冰时藏于地下的冰窖厂,就等着天大热时节卖个好价钱。清时有竹枝词说:“磕磕铜盖,沿街听卖冰。”敲铜盖卖冰,成了那时京城街头一景。这是指卖冰的,还有专门送冰的。张恨水在文章里说:“每月再花一元五角钱,每日有送天然冰的,搬着四五斤重一块儿大冰块,带了北冰洋的寒气,送进这冰窖。”他说的“这冰窖”,不是现在的冰窖,是一种“绿漆的洋铁冰箱,连红漆木架在内,只花两三元钱”。土制的,靠的是冰窖的冰来维持冰点。

对于寒人家,夏天里吃冰,吃的是冰核儿。《燕京岁时记》里说:“京师暑伏以后,则寒贱之子担冰吹卖,曰‘冰胡儿’。胡者,核也。”即把冰砸碎,一小块一小块地卖,比敲铜盖卖的冰还要便宜,也可以说是最便宜的一种冰了。

北京的普通百姓真正能吃到冰棍,是新中国成立了“北冰洋”食品厂之后的事情了。

完全没有想到,查干湖的水在静悄悄的夜里是那样的汹涌,像蒙古族的马队一样,从深不可测的天边奔腾而来,不由得让人胆战心惊。月光又将夜湖之水的奔腾、汹涌、跳跃,凸显得淋漓尽致,还让这所有的一切披上了银色的盔甲。我想,这样的壮观也只有在秋天、秋夜,在有十五的月光下才能够有幸欣赏到。

徜徉在查干湖景区,不单是无处不在的绿的树、花的海,还有几家古色古香的寺庙。例如妙音寺,这是一家藏传佛教的寺庙。查干湖景区之中,还依然保留着蒙古族风情。在蒙古包里我们欣赏到了一个女孩子表演的骑马舞,她把马的刚烈、马的奔腾,表现得那样铿锵有力。可以说,是我看到的所有蒙古族舞蹈都无法与之媲美的。我还听到了原汁原味的蒙古族歌曲,那种嘹亮,那种高亢,那种韵味悠长的民族风,让人陶醉。慷慨的主人请我们吃烤全羊,还给每一个客人戴上了湖蓝色的哈达。那一刻我在想,生活在查干湖是幸福的、开心的。



# 吃冰也有等级(漫画)

吃冰也有等级(漫画)  
喻萍/作

泪俱下地大声疾呼:英雄的母亲走好!

新中国成立后,父亲全身心投入国家教育事业,干劲十足,任劳任怨。他调动频繁,哪里建校有困难,就被调往哪里,但他无怨无悔。他说:我成长于动荡的旧社会,建设繁荣富强的祖国是我的夙愿,国家有需要,我唯有迎难而上。在他心中有着那一团奋斗之火、信念之火,他甘为“火种”,在教育这条道路上逐梦人生,传授文化知识,传播红色信仰,守护精神家园。

父亲的教育生涯止于1958年秋。但他培养的“桃李”没有忘记他,每逢节假日,他教过的学生络绎不绝地前来看望。学生们说:老师像灯塔一样指引着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前行,我们会在老师的精神感召下,勤奋工作,建功立业。

父亲于1976年逝世。万事无不尽,徒令存者伤。愿父亲安息,我们定会传承教育传家、服务社会的家风,为中华的繁荣昌盛拼搏奋进,追梦人生。